

宽恕比仇恨更加艰难

丹麦电影《地雷区》：

文本报特约撰稿 张紫星



丹麦电影《地雷区》在
诸个电影节上均获奖项。

1

丹麦不是二战史上的主角，但紧邻德国的它不幸地承受了战争的无情重压，纳粹占领丹麦之后在该国西海岸埋了150万颗地雷来防止盟军登陆。战争结束后，2000多名德国战俘被迫清除了这些地雷，几乎有一半人伤亡，而其中的许多人都是未成年的孩子。这就是《地雷区》这部影片的真实历史背景。

有关于二战的影片，大多数是对纳粹罪行的揭露和鞭挞，以及对黑暗笼罩之下的人性的反思，《地雷区》则把视角放在了后二战时代。此时德国已经战败投降，对世人不再是威胁，而劫后余生的人们该如何对待战争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俘，显然是对人性更深层次的考验。这也是这部没有大场面的反战电影独辟蹊径的地方——仇恨能否成为压倒善良人性的磐石？而选择宽恕又是多么地艰难和痛苦！视角独特和力度深厚让《地雷区》获得了肯定，除了在丹麦国内获奖之外，在东京国际电影节和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都有所斩获，而本片的导演马丁·桑夫列特也登堂入室，一举打入好莱坞。

2

碧海蓝天，银色的沙滩，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下，隐藏着战争的残忍，一群衣衫褴褛的德国少年以生命为赌注，小心翼翼地挖掘着自己人埋藏下的地雷以及附着于其上的罪恶。中士卡尔是监督这群少年的胜利者的代表，他一出场就对一个德国战俘进行了暴力攻击。当一群杀人工具在一个疯子的指挥下蹂躏了半个世界，让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后，对他们其中的某个人施加那么一点点暴力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尽管这种暴力行为在视觉上是显

得那么野蛮和残忍。以暴易暴不正是人类处理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吗？在很多时候这个手段都表现得理所应当和冠冕堂皇。特别是在战争这个怪兽把家园糟蹋得满目疮痍之时，仇恨的火苗总是需要往一个方向燃烧的，这是最正常的人类情绪，也是最能让人类文明自我否定的情绪，所以，理性以及理性所扶持的宽容和仁爱就弥足珍贵了。《地雷区》正是想在这看似简单实际又复杂的人类情感中做出某些有益的探索。

3

在这样的情绪之下，丹麦军人卡尔开始了他任务，所以，影片开始双方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之中。“排完沙滩上的地雷就可以回家”，这是孩子们活下去的唯一动力，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培训之后就走向了雷区——而在培训中就有一个少年被炸死——这似乎暗示着这将是一条不归之路。《地雷区》把二战中敌对双方的位置对调过来，少见地把德国人置于弱者的地位。在影片的前半段，我们看到了仇恨致使战争的胜利者和他憎恶的德国人一样无情，处于半监禁状态下的排雷少年们的境遇，其实和纳粹集中营里的犯人们并没有多少区别，忍饥挨饿，没有尊严，除了天、海和沙滩，就是恐怖的地雷，随时都可能死去。这也正是《地雷区》高明的地方，有别于其他二战作品对纳粹人性的拷问，本片把这个问题对准了代表着正义的胜利者，似乎在提醒世人，在盲目的仇恨面前，任何人都可能变得无情和疯狂，失去理性的思考之后，正义和邪恶随时都可能发生位置置换。这一点无疑是《地雷区》受到众人瞩目的重要原因。

4

卡尔是矛盾的，一方面他充满了对德国人的仇恨，另一方面他又急于完成排雷任务，那样他就可以早点摆脱这群少年，因为他从开始面对这群孩子时就有点无所适从，所有的冷酷都带着一种身不由己的痛苦。真正让卡尔心理动摇和对这个任务产生怀疑，是在一个孩子被炸掉双手卑微地死去之后。隐藏于普遍人类心底的良知开始苏醒，他逐渐走进了孩子们的世界，甚至开始为他们争取适当的权益。当更多的孩子们在一个个炸响的地雷上血肉横飞的时候，当他知道所谓的“让孩子们完成任务就回家”是一个谎言的时候，人性中更高贵的东西促使他自觉地反思和升华，最终他选择了对生命的尊重并为之再一次抗争，这一点和他当初用生命去反抗纳粹暴政是殊途同归的。如果《地雷区》让卡尔停留在残酷的角色层面，凶狠对待少年战俘直至影片结束，也完全行得通，那将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对人性的探讨，甚至会更具视觉和心理冲击力。但是，那样影片可能完全作者化而变得更加“小众”。就目前的电影结局而言，让观众看到人性那伟岸的一面至少是“政治正确”的表现，更何况这是一部有可能冲击奥斯卡的丹麦电影。

5

其实北欧小国丹麦在二战中表现得很“怂”，仅仅是象征性地抵抗了几下便痛快地接受了德国的统治，远非影片中丹麦军人卡尔这样“凶悍”，这当然和欧洲国家的生命观、人文观和家国观有关，不在我们



讨论范围之内。

而且在真实的历史中，丹麦海岸的排雷工作是由英国人和德国人完成的。但这些似乎不影响丹麦人对二战题材电影的兴趣，《战争》、《开战日》以及更早的《伯德街上的孤岛》、《加斯顿的战争》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。如果我们把电影题材的范围扩大，将会发现《黑暗中的舞者》、《狗镇》、《狩猎》、《更好的世界》、《龙纹身的女孩》等丹麦名作以及拉



《地雷区》剧照



《地雷区》剧照

斯·冯·提尔这样蜚声国际的著名导演。这些带有丹麦血统的电影，不论题材如何，视角独特而普遍具有文艺气质，更重要的一点是内涵深刻，这种特点在《地雷区》上就得到了生动的体现。国家虽小，但电影不小，场面虽小，但气质独特，这几乎就是丹麦电影的特征。

或许正是因为有如此的文化土壤，《地雷区》脱颖而出，它聪明地选择了一场战争的战后视角，并且把镜头对准一群懵懂的战俘少年。让原来的强者不得不卑微求生，而让原来的弱者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，这种夹杂着仇恨的力量对比上的此消彼长，让人性面对着更加复杂的考验。当此之时，选择宽恕和放手，比选择仇恨和报复更加艰难。所幸的是，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候，人性也会释放出仁爱的光芒，更何况结束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理性对疯狂最成功的一次阻击，没有理由在挽救人性之后再让它沉沦。

《地雷区》把视角放在了后二战时代，放在一群懵懂的战俘少年身上。



爆炸意味着少年的死亡。